

香港碼頭工人罷工是香港罕見大規模工運事件，不僅學生團體投入支援，更獲得香港社會民眾的普遍支持，大量的小額捐款，提供罷工勞工暫時免於生活支出的匱乏，最後迫使資方同意加薪，參與運動的學生是如何看待這次罷工？

碼頭工人於2013年3月28日開始罷工40多天，直至爭取加薪9.8%。這場「仗」一方面是工人首先提出要發動，另一方面亦有工會以組織者方式協助，而社運組織、學生、市民亦有推動事態發展。與傳統工運不一樣，站在同一陣線的我們都是運動的參與者，我們的關注都是工人對抗資方的彈藥。罷工戰場上情況是複雜的，對內，大家要關心工人的生活壓力及團結；對外，大家亦要回應資方的抹黑及分化；又要處理一般市民、支持者對工運的期望。我作為左翼廿一的義工、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的新聞編輯，先以訪問者及義工的角色參與，繼而有幸加入由多個民間組織組成的各界支援碼頭罷工後援會（下稱後援會），以及《大眾碼經》<sup>1</sup>的編輯小隊；無形間與工人建立了互信的關係，成了運動一員。

「讓工人罷工 我們已經贏了」

先介紹一下這群工人的特性。碼頭工人中包括多個工種。一半是抓結工人、<sup>2</sup>橋邊理貨員，<sup>3</sup>他們有較重的體力勞動，亦要連續工作24、48、72小時，因此會在簡陋的員工休息室地上鋪報紙小休。他們大多來自同一公司永豐，通常把罷工大小事務交由Gang頭<sup>4</sup>決定，著重工友的團結。另外一群人是機手，<sup>5</sup>來自多間不同的公司，亦有駕駛龍、塔、剷<sup>6</sup>等機械而有所分別，因此薪金、福利都有分別。但他們同要在機器上吃飯、大小二便，亦要工作12小時多。他們亦比較獨立和有想法，會更快回應罷工狀況及社會聲音。工會朋友於是解說要令多個工種、公司、受不同待遇的工人離開工作崗位，與平常唯命是從的老闆對抗40多天亦已經很厲害，更何況是在「同一海洋上」的口號下團結起來互相照顧？跟工人親身接觸的過程亦讓我見證他們從一個被動的受害者角色，躍變成主動與社會積極連結的改變倡議者。

罷工第一天，我訪問永豐工人時，他跟我說是比較零散的工作苦況。第二天，他們留意傳媒報導，又見數十位學生到場支持，頓然感到社會支持與互動。部份工人都會說：「原來不是單純的加薪，而是可以要求老闆改善工作狀況及讓工會加入談判桌幫助我們。」<sup>7</sup>期後工運抗爭層面擴大至針對大財團和黃系（編註1）及李嘉誠，工人亦由完全不理解，反說「不關李嘉誠事既，只是外判商衰」，到後來我看到在長江的帳篷中工人自己閒聊時大談「外判商全都是同一班人！他們又是聽HIT<sup>8</sup>的話。李老闆！唉，仲有個龜縮政府！」又或「他們感受到壓力啦，要不霍建寧<sup>9</sup>不會在北京鬧李卓人<sup>10</sup>啦」。工人不但更趨積極，又漸漸會扣連社會事件到整體向財團傾斜的社會制度。罷工完結後，部份工人領袖擔當工會理事，工人自己亦更會理解一些漠視勞動尊嚴、資本家剝削等社會不公，無疑裝備了部份工人成為工會的抗爭中堅份子和社運的活躍份子。整個充權(empowerment)的過程亦非常有趣。工人一開始不太想接受訪問，但後來工友兄弟都會分享大家共同故事，鼓起勇氣在各大傳媒接受訪問、到大專院校論壇作分享，更會自發在罷工現場分組帶隊

向學生及市民解說狀況。在長江集會時，我亦多次做司儀，起初「邀請」工友上台發言是十分困難的，幾乎是硬塞咪高峰（編註2）或是半推半鼓勵下才可以，但後來我們後援會沒空辦集會時，工人也會自發搞唱歌派對，甚或主持3000人的大集會，我只是從旁協助。工人於工潮後經常主動投入社會事件，主動幫助工人、學生，<sup>11</sup>甚至組織工人參與六四、七一遊行。這群人從經驗中得到了抗爭的力量，亦從個人生活考慮昇華到對社會不公的回應，打破了對工運、社運等改革力量的污化想像與迷思。這個亦是我第一次見證運動所醞藏的力量，與工人同學市民一同學習。

### 對香港一般市民的啟蒙

工人運動需要社會各界關注，因此社會連結尤其重要。罷工期間我們感受到一般市民不但同情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，亦是對於大商家大財團欺壓小市民懷有義憤。40多天有800多萬的罷工基金進帳、每天約兩餐共400多個飯盒、還有飲品帳篷等物資，說明的正是大眾支持工人抗無理資方。由於今次資方李嘉誠集團是地產霸權的象徵符號，一般大眾在都感受到他在超市、房地產等的壟斷，因此更同情工人，響應「我們都是工人」、「支持碼頭工人就是支持自己」的口號。我相信這是市民成功把碼頭的悲哀扣連到社會不公的問題所致，特別是受盡壓迫的基層市民感受尤深。這些抗爭經驗都有正面的成果，讓市民感受到改變的可能性。工潮期間，我們亦聽到碼頭內的貨櫃車司機、保安都加薪9.8%，而工潮剛完結後內河及高鐵地盤亦有罷工。至於碼頭，工人得到加薪的保障之餘，員工休息室改善、有落機吃飯的時間、機手的椅子也換了。以上種種為香港的市民、工人抗爭改善生活起了示範的作用。

同時，關心工運的社運份子在工潮中亦對行動有一定的反思。工運份子沉迷癱瘓生產線的行動，支持者間都多次討論施壓，希望工人堵路。那時我亦認為工運中段沒有升級行動，以致談判晚期工人傾向妥協。然而，我仔細了解，卻發現工人運動的暴力成份會令工人產生分歧，又要面對資方、傳媒等乘機大肆抹黑。由於涉及團體眾多，採取兼容政策亦容易令團體分裂。工人傾向溫和的方式，卻是因為擔心一旦情況失控，他們將失去社會及家人的支持。後援會的討論最終未能處理問題，但亦建議支援者向外擴展議題，增加公眾對罷工的認識。雖然面對多項限制，今次工潮讓溫和的參加者與求變的行動者對話，亦讓香港人探索多元的運動模式。大量批評工運的網友向行動者施予壓力，這一點是運動參與者及組織者要面對的危機，同時亦是促使更多年青人加入香港社運的契機。

### 參與學生的角色

香港自70年代起沒有大型的罷工，市民及學生對工人運動的認識可算非常少。相比傳統工運中由工人擔當主體、組織者作主導的運動，這次運動牽動全城關注，參與者都要重新思考其角色，學生所擔當的角色亦十分微妙。我們學生初期集中發放工人狀況及罷工資訊和帶物資予工人。主要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在全港多區連續多天設立街站，籌款、籌物資帶到罷工現場。

部份大專生亦製作文宣、帶學生到現場及參與遊行。例如，4月1日一千

多名學生及市民便從荔景地鐵站遊行至碼頭。同時，左翼廿一成員及社運人士又會舉辦多個3000人集會、18人12小時苦行、政府官員及老闆的狙擊行動及和黃系罷買行動，當中亦不乏學生的蹤影。學生代表著社會良心關心罷工工人，指「我們將來也是工人」，以及物資上的支援，都令工人與學生連結多了一次經驗。

但在抗爭後期，工人運動漸收結，工人多擔心談判結果。我們學生的角色又有沒有轉變？我們曾經懷疑自己的定位只屬「啦啦隊」，但按以上學生與工人的接觸，我如今的判斷是我們多於支持者、接近組織者，在職場層次以外組織工人，協助他們梳理對工作及社會的判斷，以及舒緩罷工的焦慮。這一點是在罷工後期亦延續下去。工人不善於表達自己，常自卑地說自己「沒文化」。但學生作為一群關心及好奇的運動參與者，便可與工人作出互動，進而鼓勵他們成為社會積極參與的一員。我記憶很深的一幕，是我坐在工人當中，大家一問一答了解行動的各種法律責任和抗爭手法，例如靜坐、工作器材展覽、佔領行動等。據了解，工會組織者人數少，工潮要處理的問題多不勝數，無暇接觸工人；學生雖然無法提出專業意見，但我們可以親身醞釀討論，誘發工人的創意與感受，適時鼓勵工人與領導層表達意見，與不同的參與者建立互信。

## 結語

這次是我第一次參與工潮，第一次認識碼頭工人這群體；但卻啟發了我對工運及公平傾向的想法；相信這也是不少工人與市民的第一次。在整個工人抗爭中，我們還需靠工會組織者及工人領袖去作深耕細作的組織工作，但罷工一旦爆發，社會便可藉此了解勞資權力關係及社會議題。我們學生亦有角色去關心和支援工運、啟發社會、揭示社會不平等、展現社會良心，繼而按組織者及工人的狀態補上組織工作，加強運動參與者互信互動。

作者陳璟茵為香港大學社會科學（政治學及法學）學生

## 註解

- 1.大眾碼經於工潮時每天發佈罷工資訊，工潮完結後亦集結文章成書《撐到底 - 碼頭工潮40晝夜》。
- 2.俗稱姑爺，主要是拉鐵枝穩固貨櫃到吊機儀器。
- 3.俗稱揸紙，主要是檢查貨櫃安放的位置。
- 4.即是工作小組中的領導者，負責管理四人小隊及與判頭聯絡。
- 5.機手主要工作是駕駛不同吊起貨櫃的機械。
- 6.龍機、塔機是按起機械的高度而劃分。

- 7.這亦是罷工的三大訴求：1.加薪、2.改善工作狀況及3.讓工會加入談判桌。
- 8.香港國際貨櫃碼頭(Hongkong International Terminals，簡稱HIT)。
- 9.長江集團的高層管理人之一。
- 10.職工盟秘書長。
- 11.有的甚至成為了處理工傷的專家、向部門投訴的工人，揭發了工潮後的秋後算帳。

編註1.和黃系即指和記黃埔有限公司集團是《財富》全球500大企業，也是香港交易所最大上市公司之一（公司於1978年1月上市）。和黃是業務遍佈全球的大型跨國企業，經營多元化業務，包括全球多個市場最大的貨櫃碼頭經營商、零售連鎖集團、地產發展與基建業務，以至電訊及電台廣播服務。現在董事局主席是李嘉誠先生，副主席李澤鉅先生，董事總經理是霍建寧先生，三人兼任公司的執行董事。（資料來源：維基百科）

編註2. 即台灣稱的麥克風Microphone



